

对岸

张宪光

冬日的风，几乎感觉不到寒意。风，是比水还要自由的存在，没有岸的束缚，无色，无臭，无形。它的形，藏在水波里，藏在芦苇的醉态中，藏在树叶的沙沙里，藏在起伏的稻浪里。风吹过江南小镇平静的河水，涟漪荡漾，眼波动人。风吹过最后的晚稻田，细碎而迅疾的稻叶微响，若细小的铃铛在传递着隐秘的欢乐。风吹过芦花丛，飒飒作响，似摇曳的哀愁。一阵稍大的北风吹过，芦苇的丝絮裹着种子摇摇飘去。手杖轻微的声音，惊起杉树上的鸟儿，鸟爪儿的微力蹬在树枝上，金黄的杉树叶儿便零星地落下来。烦闷之中，我在河边漫步，独享这风的盛筵。

去年海棠初绽之时，疫情开始泛滥。我住的地方僻远，偶尔能走出小区，去河边散步，发现岸边居然种着一些海棠。那时正读《红楼梦》，怡红院里边种着数本芭蕉，一边种着一株西府海棠，“其势若伞，丝垂翠缕，葩吐丹砂”。河边的那些海棠，瘦削不堪，没有其势若伞的阔大，树身上还爬着一些毛辣子的壳，初见之下，惊喜却难以言表。春分那天大雨，跑了很远的路做核酸，回来去看那几株海棠。花儿娇羞半开，花朵上垂着露珠，愈发动人。雨中徘徊，不肯离去，心里蓦然涌出一句诗来：海棠一树开无主。是的，它孤独而骄傲地开着，不需要主人，也不需要人来欣赏。小区里也有一些海棠，有单瓣的，有重瓣的，令人称奇的是还有一棵白海棠，树冠足有十平米大。可我挂念的，始终是河边的那几棵海棠，只要可以散步，我就要去看望它们。岸边是大片荒地，有人种上了油菜，黄色的油菜花满眼都是。那种绚丽的黄，只是海棠的背景色。

沿着河岸走着，看那春水微波，泛起浅浅的涟漪。有一只白鹭从对岸向我这边飞过来，看见我，便改了方向，飞向东边去了。忽然想起几句诗来：对岸的树丛中惊起一只孤独的野鸟向我飞来那个诗人执拗地说：“我要到对岸去。”这是人之常情。每个此岸的人，似乎都对对岸有着某些期待，赋予其幻想或理想色彩，不管那是关于文化、地域还是自然方面的。如果说诗人是一只飞鸟，当他飞越河流的时候，河水“涂改着天空的颜色”，“也涂改着我”，而“我”留在岸边的影子“像一棵被雷电烧焦的树”。对诗人来说，河流是真实的，也是象征的。对我来说，河流就是河流，它的颜色、温度、波纹都如此具体而清晰，没有被象征征用，但是我也希望到对岸去。河的这边，有海棠花，有油菜花，有浅紫红的细小花朵哀艳无声地开着。那么对岸呢？我只能看到一丛丛的夹竹桃，还有一些叫不出名字的树，以及向远处延伸的田野。我沿着河流走下去，想要到对岸去，走了两三公里，发现那座联通两岸的桥被竹竿、铁丝封住了，那自然是疫情防控所需。

清明过后，海棠便渐渐飘零了，粉红花瓣飘零一地。东坡《寒食帖》里说：“今年又苦雨，两月秋萧瑟。卧闻海棠花，泥污燕支雪。”似为当时景象所写。除了海棠，北窗下居然还种了几棵芭蕉。海棠颜色，与胭脂最近，古代诗人每有吟咏。晏殊词云：“海棠珠缀一重重。清晓近帘栊。胭脂谁与匀淡，偏向脸边浓。”即是一例。刘兼咏海棠：“烟轻颣国歌姬黛，露重长门敛泪衿。”似与黛玉得名也有些关系。海棠是大观园里十二钗们的象征，为什么还要种上芭蕉呢？佛教经典认为，人的肉身就如芭蕉、芦苇、伊兰、水沫一般空虚不实，“中无有坚”。十二钗们的生命如此，宝玉的又何尝不是如此呢？或许这就是怡红院“蕉棠两植”的原因。

五月下旬的时候，河对岸机器轰鸣，盘整稻田，准备播种。解封以后，那座桥上的栅栏也拆除了，我得以畅游对岸。王维有两句优美的诗：“漠漠水田飞白鹭，阴阴夏木啭黄鹂。”写的不是江南，却是眼前的写照。一块块棋盘似的水田，一排排碧绿的水杉，白鹭起起落落，追逐着平整稻田的机器，品尝着翻耕出的虫子大餐。白鹭是一种极富诗意的鸟儿，原来也如疫情中的人一样，要为了食物操心，羽毛也被泥水染黄了。初夏的田野，花不多，除了路边荒地上的格桑花，令人惊异的是芙蓉葵。芙蓉葵的植株像苘麻，青绿色的叶子有点丑，有点土，歪歪斜斜地长在地上，却花苞繁多，花枝上总是高举着八九颗花苞，次第开放。花主要有三色：紫红色，粉红色，白色。花很大，花瓣的纹路细如穀纹，盛放时如人脸。芙蓉葵生命力很强，从五月末一直开到十一月，一茬

又一茬，仿佛有着无穷的美与力向外释放。据我的观察，它每一朵花开的时间较短，长的也只有两三天吧，有些开了一天花瓣就枯萎了，变了色，收缩起来，整朵整朵地坠落地面。芭蕉空虚不实，芙蓉葵又何尝不是如此，但是它们开放过，碧绿过，在风中摇曳过，与蜜蜂说过话，与乌桕树做过朋友，身上曾掠过樱花，与酢浆草一起淋过夏雨。真真实实地活过，短暂又何妨呢。

河堤的内侧，还栽种着整个夏天红花、白花开个不停的夹竹桃，黄色的棣棠，以及植株不大的木芙蓉。木芙蓉是一种迷人的花，唐宋名贤多有吟咏，《永乐大典》收录了两百多首木芙蓉诗词。杨万里《看刘寺芙蓉》渲染得最为壮观：

三步绮为障，十步霞作壁。烂如屏四围，搭以被五色。满山尽芙蓉，山僧所手植。秋英例雁淡，此花独腴泽。

这河岸边的美芙蓉没有如此绚烂，也尽情地开了两个月之久。提起木芙蓉，总是想起茸北路上的那一棵被砍掉的三醉芙蓉，满树繁花，足有数千朵，红红白白，耀眼无比。那棵树长在一家工厂停车场的墙角处，水泥墙、电线杆、铁栅栏禁锢着它，却长出四五株碗口粗的枝干，强韧地绽放出绚丽的花朵。一个冬天的夜晚，整棵树都被砍断了，只留下四五十公分的木桩。陈简斋诗云：“天地虽肃杀，草木有芬芳。”那是真正的肃杀。

只要有时间，我就会走很远的路去散步，看花，听鸟，聆风，观水，闻稻。稻花开的时候，夜晚的田野盈满着香气，第一次领会了“稻花香里说丰年”的意味。夕阳斜照，走在深秋的田垄上，河畔时时想起张明敏的《陇上行》。人生仿佛是一次陇上行，从塞北到江南，看过许多次的碧绿和金黄，心中装满沉甸甸的春色与秋色，扩展着我们的视野和经验。每一个人，奔山赴海，几乎总是走在通往对岸的道路上，不管那是美学上的成功利性的。对岸有属于自己的花、鸟与稻田，可是走得再远，看过再多的芙蓉葵与木芙蓉，也不会忘记那些雨中的海棠花。

黄昏时分，走过那寒风拂过的稻田，总让我想起故乡的麦田——那碧绿的或金黄的一望无际的麦田，想起学生时代一个人拿着书，走在孤寂的麦田里，仿佛走在无边无际的喜悦与荒芜里。

在国人的社交圈子里，邻居是个不容小觑的特殊存在。除了你的家人、亲友、单位同事以及因工作和生活而交往的人之外，住在自家附近的邻居，或许就是与你接触最多、气息相闻的那些人。作为日常生活状态的随时见证者，人们常说，瞒天瞒地，瞒不了邻居隔壁。即使在“万事不求人”的现代社会，居家生活中的许多琐事，比如像漏水、停电、供暖、装修等等，总也离不开邻居的帮忙与配合，因为线路、管道的一体化将各个家庭有机扭结在一起，亲戚朋友再好也爱莫能助。彼此同声相应、同气相求的结果，于是也就有了“远亲不如近邻”之说。

邻里关系的和谐融洽，是农耕时代的文明遗产。在生产力极其落后的岁月，个体根本无法抗衡各种随时可能降临的天灾人祸，部落的组建有效地将个体演变为群体，一旦出现紧急事态，人们就可以依靠族群的集体力量来共渡难关。后来乡村的出现，不仅保留了原始部落的组织雏形，而且还将这种传统演变成遇事互助的邻里关系。在超稳定的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农耕时代，土地和房产是家庭唯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来源，没有万不得已的情况发生，人们根本不会主动迁徙，所以每个村落不同姓氏的家庭，彼此祖屋相望，世代为邻，邻里之间知根知底，各家各户的大事小情全部一清二楚，正像当年《红灯记》里李奶奶所说的那句台词——“有堵墙是两家，拆了墙就是一家子”。一辈又一辈接续下来的乡情世谊，逐渐把邻里转化为亲如本家的外姓人。这种状况目前在乡村和小城镇依然保持着，由此而孕育的纯朴民风，让乡村社会充满了浓浓的人情味和温馨的归宿感。

童年的记忆中，这样的街坊邻里之间的走动是频繁的，几乎每日每时都在进行。那时节，谁家碰到亲戚，不用张罗求助，邻居们会自动聚拢，一起出谋划策，有钱出钱、有力出力，共同商议如何解决难题。谁家碰到婚丧嫁娶的热闹事，邻里不仅会凑个份子助兴，而且各家的桌椅板凳、锅碗瓢盆都会主动拿出来用于待客，请来上门帮忙的人也绝无误工补偿一说。在物资匮乏、物流又极不发达的年月，如有不速之客登门，一般家庭很

笔会

难凑齐四个菜，邻居看在眼里并不作声，会悄悄地把自家平常舍不得吃的咸肉、咸鸭蛋、粉条、粉皮、松花蛋之类的食品送过来，以解燃眉之急。就连平常谁家做饭突然发现缺了调味品，很自然地会让孩子拿个碗到对门邻居家厨房里倒些酱油、醋之类的调料过来。无论学校离家远近，孩子上下学一概不需接送，如果家长有事，有时连招呼也不用打，学生就可以直接到邻居家去玩耍、做作业，甚至吃饭，等家长办事回来，道声“有累了”，就把孩子直接领回去。大家这样做事，都是义务，似乎天经地义，毫无个人得失算计。乡村这样的敦厚而素朴的民风，如果哪家与之相违，遇事退缩小气，就会自然孤立，乡里乡亲也会冷眼以对，孩子大了想找个媳妇都没人愿意帮忙。《孟子》所谓“乡里同井，出入相友，守望相助，疾病相扶持，则百姓亲睦”，大概就是这种传统社会邻里关系的真实写照。

当年，我们山东老家后院住着一对李姓的老龄夫妇，家无男丁，女儿出嫁后，老两口形影相吊有些孤独，恰好我母亲幼年失慈，左邻右舍纷纷撮合，非要母亲认个干娘不成，母亲在大家近乎玩笑的气氛中虚应下来。结果未承想两家真的成了亲戚，不仅是以“娘”相称，而且平日里谁家做了好吃的饭菜，总要相互端一份到另一家，有时甚至直接请到家里共享。再后来，两位老人先后患病，母亲像女儿一样嘘寒问暖，请医送药、喂水喂饭，直到二老故去。老人过世后，他们嫡亲的外孙辈一直和我家保持着至亲般的往来，这份完全没血缘关系的亲情，就这样被三代人真真切切地维系下来。这样的事情在当今的大城市几乎没有可能。

当下社会，人们生活节奏快、生存

毗邻而居

云 德

压力大、社会流动增速，人际间的交往深度和信任感正在日益降低。尤其是高楼林立的超大城市，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更加严重。不仅是楼群间十分狭窄的活动空间限制了公共交往，而且相对独立、自成系统的单元楼加剧了这种隔膜，更易于让那些为生计奔波早已疲惫不堪的人们回家蜗居。现代高度发达的信息与物流，让每家每户无须借助邻里的帮助，就可以毫不费力地解决自家所需的各种物质与精神生活需求，再加上现代人对个人隐私的高度重视，愈加有意躲避外人的介入，传统的邻里关系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历史性转变。

改革开放以来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，人口流动的频率快速攀升。一些效益好的企事业单位职工宿舍，每隔三五年，住户就能更换一半，地段好的商品房转换率就更高。经常是对门邻居还没弄清姓甚名谁，房客又换成了另家人。即使毗邻相居三五个年头，大家早出晚归，来去匆匆，平常也难得有几回碰面机会。开始不熟，进出遇见点头问好，却少有深入沟通；后来熟了，反而更加不好意思询问姓名，一问反倒觉得格外生分。即便同住一幢楼房，相处过十年八载的老邻居，多数情况下也很少有互相串门的交情，倘若彼此能知道对方姓名已算不错，至于祖籍所在，供职何处，几乎全然不知。

现代水泥森林阻断了邻里亲情，正所谓，隔重门户隔重山，隔层楼板隔层天。这倒应了老子那句名言：鸡犬之声相闻，老死不相往来。

老辈人对目下这种邻里关系十分不满，他们格外留恋曾经的乡镇或小城市的生活状态。即使无奈随子女而迁入大城市，他们也会用自己特有的方式来突破这种自我封闭的疏离氛

围。带孩子的老人会主动走到一起，让小朋友们在公共空间成群结队、亲密无间地游戏玩耍；不带孩子的老者会选个阳光充足的亭台回廊，或打牌、或聊天，天南海北、家长里短无所不谈，大家朝夕相处，呆久了，从不识到熟识，从相识到相知，彼此的好感逐渐发展为火热的邻里友谊，无形中接续起传统，构建出城市社区内一个个特殊的老年社群。

是向往传统式邻里间的密切往来，还是追求现代邻里关系的单纯淡泊？或许各有利弊，我们无意深入探究这个属于社会学的课题。但无论怎样讲，一个楼洞同进同出，邻里之间爱答不理、形同陌路，总不是一种良好的社会状态。岂不知，为了生存发展而疲于奔命的现代人，表面上披荆斩棘、英勇无敌，其实内心未必那么强大，他们比任何人、任何时候都更渴望得到社会各方的理解、关爱和支持。邻里若能做到热情相待、友好相处、融洽交往、守望相助，难道不是给茫茫人生路上的负重前行者投射一缕亮色？全社会若能同心协力营造一种其乐融融的人际关系，人间还会缺少温暖与关爱吗！

行文至此，我被楼下装修的电钻声震得头皮发麻。这令人难以忍受的高分贝噪音，无疑正在现场诠释着邻里关系。几年前，我家房子装修，尽管严格遵循了装修作息时间，还是挡不住楼下居住的老大妈一再向居委会投诉。当时我心里有些不高兴，但考虑到邻里关系，只好带着小外孙登门解释并致歉。未承想，老人看到孩子，高兴得手舞足蹈，抓着小朋友不放手，把橱柜里好吃的东西悉数拿出，孩子不要都不行。老人不仅没向我抗议，而且还不断赔不是，解释说自己心情不好，要我千万别介意。本来满心的委屈，顿时化为对年近老人的深深负疚。一晃若干年过去了，我也成了吃不消装修噪音的退休居家老人。下楼一问，竟然业主已变——老人去年过世，子女把房子转卖他人。转身回家，感伤良久。眼看着十分健康的老人说走就走，人生何其无常！于是乎，刺耳的噪音转瞬不再那么刺耳。我瞬间明白了，自己当下体验到的或许正是当年老人所承受的痛苦。不由暗想，自己一定要以超强的耐力隐忍楼下装修的噪音，算是对逝去老者的一份悼念与报敬。

由此看来，邻里关系也是一门常处常新的学问。



庙(摄于1932年)之前身，及墨浪河畔之蓉湖书院旧址照片(摄于1930年)，由此想见当年水乡双林人之生活种种。我想，这大概就是双林古镇之灵魂所在吧，而这正是新建的商业气息浓郁之太湖古镇所缺乏的。

从蔡宅出来，已下午两点，肚子咕咕在叫，觅食，却不见饭店的踪影。偶有排着长队的梅花饺铺子，又无食欲。在大众点评上看中一家位于爱国路上的面食铺，等赶过去，老板却说他们只做到下午一点，现在不卖面食了。不远处的另外一家也是如此。在车水马龙的爱国路上，我们悻悻觅食而不可得。最终忍饿找到一家馄饨店，一碗蔬菜猪肉大馄饨入肚，浑身上下马上暖和起来。当我们饿着肚子在热闹的大街上觅食时，不由就怀念起了那出售各式各样小吃的太湖古镇来！

似双林这般商业不甚发达(尤其是面向游客的吃食)之古镇，游客肯定感觉不便；完全为商业目的而生之太湖古镇，又让人感觉缺少灵魂。至于其他开发较成熟之古镇如同里、周庄、朱家角等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全都商业化了，甚至太过商业化了，在极大地方便游客的同时，也冲淡了古镇之味道，让人恍然若失。打个不太恰当之比喻，古镇就像那出土之陶罐、瓷碗，少了一角，为方便观众，管理人员将所缺部分修补完整，一旁放着修补前之原貌照片以为对照，如此，观众既可以一睹出土文物之全貌，而又不失其原汁原味。有缺陷之陶罐、瓷碗，总较仿制的完美无缺之“古董”为胜。

换句话说，真古镇总是存在这样那样缺陷的，而伪古镇则近乎完美。然我宁要有缺陷的真古镇，而不要完美的伪古镇。

仿古镇与真古镇

郁 土

桥方可，由此可以想见当年两岸之繁华景象。

最西侧的万魁桥之一端为房屋所阻，几无行人。中间的化成桥最为热闹，两侧居然还通行电动车、摩托车，只是如此陡上陡下，看着都令人心惊胆战，然当地人似乎已经习惯了。万元桥两侧石柱上，卧着十对小石狮像，各个憨态可掬。

在化成桥、万元桥之北侧，于旧址上重建了北岳庙、水镜寺。万元桥的东南侧，也重修了文昌阁。离万元桥不远处的河心岛上，排列着四个储油罐状物，请教路过的老人，言那里曾经是加油站，专门给过往船只加油的，现在没有航船，就废弃了。据清人吴若金《双林志》记载：“化成桥在石漾东，其地即东双。桥畔常缆客舟，多乘夜航，谓之夜航埠。桥上设立灯杆，烂燃如昼，四方商贾，望杆而集。”明张岱著有《夜航船》，其序言“天下学问，惟夜航船中最难对付”，又举一僧与一士子同宿夜航船中所发生之事。没想到在此处巧遇“夜航”二字也。由此可见，早在明代或更早，江南地区就盛行夜航船。而双林塘又是水乡交通要道，夜航船正复不少也。那四个大储油罐，则说明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仍有内燃机船只通航。昔日热闹非凡之双林塘，今日不见一艘航船，其寂寥落寞如